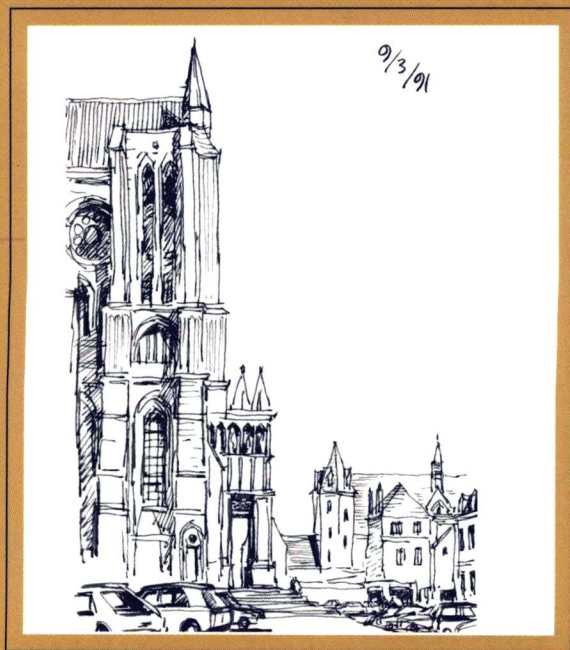


建筑师个人专辑

张耀曾

Zhang Yaozeng



绘画作品选

ARCHITECTURE DRAWINGS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再版编目(CIP)数据

张耀曾绘画作品选 / 张耀曾绘.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322-5887-1

I. 张… II. 张… III. 速写-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 147611 号

张耀曾绘画作品选

绘 画 张耀曾

主 编 张 桦

编 委 卓刚峰 吴 寒 蒋天一 俞自强

责任编辑 林伟光

美术设计 vep-touch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 址 长乐路672弄33号

印 刷 上海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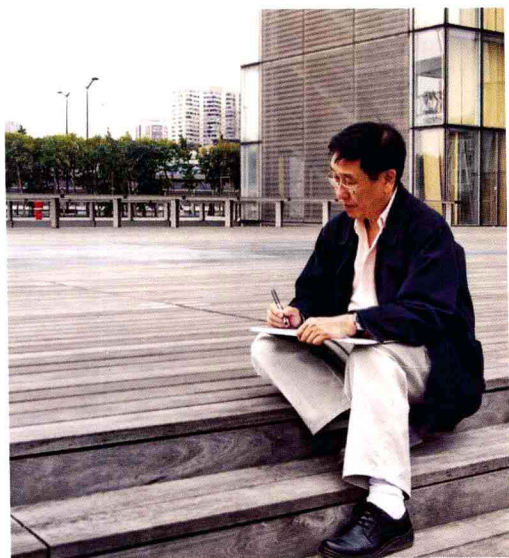
印 张 13.5

版 次 2008年10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1-500

书 号 ISBN 978-7-5322-5887-1

定 价 148.00元



这里付印的是我的画，不是作品。我自幼比较喜欢东画西画，大人觉得，这小孩画得还有点模样，不免夸两句。自此，我就被带画的书报和连环画吸引住了，它们成了我的启蒙老师。1937年后杂志上时有战争的图片，一些装备精良的飞机吸引了我，画飞机成了我的首要嗜好。我从外文杂志上收集、临摹，有时间就去航模商店，一看就不想走，十分想得到一架，可惜我的零花钱不够。我也接触过一些纯艺术的绘画作品，对我倒并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发现我喜欢实用，实体，有美好造型的东西，于是就考了建筑学。儿时的画画弄弄，使我的专业学习变得轻松有趣。因为学各门专业课都要画。做设计要画，还要求徒手画，想到什么就要画出来，只有手不离画方能达到得心应手。记得在大学时，中午我从不休息，冒着酷暑严寒，挟了画具就去外面写生。听无聊的报告时，在座位上就掏出小本低头画各种人物，以至于我浑然不知台上在讲些什么。如此的训练使我对物体的比例、远近、明暗、质感开始有了感觉，是逐步从实践中，领悟出来的。养成观察景物时，会联想用怎样的构图，哪里是重点，在脑海中已预见图像，仿佛已跃然纸上。所以我作画速度很快，聊聊数笔就成画了。一幅满意画作的诞生，必须具备的条件是：找到吸引人的（有时是转瞬即逝的）对象，才能煽动作画的情绪，所谓让人手痒了；其次是观察琢磨，打好腹稿；最后是一气呵成。画技的提高完善了我做设计方案的表达能力，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在俄国（前苏联）学习阶段，让我在绘画上

又有了进修的机会，每周有一次绘画课（水彩静物写生或人体写生）。我有过两次旅行的机会离开莫斯科，到过南方和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收资考察，机会难得，大大激发了我的画意。可惜在文革初期，我怕这些画作引火烧身，自毁了其中的人体写生的习作。

1963年回国。分到同济大学，任教后不久就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直到1976年的十年中唯一有作画的机会，是奉工宣队之命，在农村画红太阳或忆苦思甜的漫画。1979年才得机会，争取调到了华东建筑设计院。工作中有不少机会去各地，包括海外开会，出差。一有机会我就在速写本上记录所到之处的景物，现在回顾实在珍贵，把留苏也算在内短短的四十多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八十年代初有机会去深圳，画到了当时的景物，现在都荡然无存了，但我把它们留在了我的速写本里。幸好我没放到我办公室的铁柜中，否则又是一场空。这次有出版机会，我不怕笑话将它们公诸与众，也能从侧面了解我的职业和我的业余爱好是多么紧密相连。

最后摘引中外两位学者关于作画的名言作为结束。

第一位是宋代的郭老虚“意在笔先，笔周意内，画尽意在，像应神全”。第二位是法国建筑大师 Le Corbusier: "Don't take photographs, draw; photography interferes with seeing, drawing etches into the mind."



1954年秋我回到了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工作，那时我是耀曾班上的助教，他们已进入三年级，我与他们接触较频繁，关系与其说是师生不如说是挚友。他们班的班风不同一般：诚挚，开朗，思想解放，有几分孩子气，更多几分纯真，很少附炎趋势，个性鲜明。后来他们班上出了程泰宁、张耀曾、蔡镇钰等几位建筑界杰出的人物，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耀曾从小喜欢“画画弄弄”，喜欢“实用、实体、有美好造型的东西”。一般说来设计思维和绘画技巧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耀曾在就学时就才华横溢，在设计创作上较成熟，富有创意，表现技巧又潇洒自如。我记得他在三年级的一次快图作业，快图题大概是位于玄武湖的茶室或餐厅吧，其设计构思及表现技法对三四年级的水平而言可说是出类拔萃。在当时，他留系的设计和绘画成绩之多也可说是无出其右的。他的徒手表达的功夫快速而趣味盎然，寥寥几笔即可表现得淋漓尽致。现代电脑技术发展得快，越来越受到设计者的青睐，在建筑学的教学中，对徒手画的训练颇有争议。其实，在设计构思过程中，往往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念进入脑海，姑且就称其为灵感吧。灵感往往一瞬即逝，这时速写即可及时记录在案。而且灵感一般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且尚欠成熟，而此时的徒手草图可很快使其具象化，并可快速地调整演进而趋向完善。作草图时不可能表达得很严谨周全，在信手涂鸦的随意性的线条和形象的混沌之中往往又可迸发一些灵感，这是电脑不能企及的。电脑图像太过于理性，无丝毫含蓄，无灵活变通，只有执行命令而不能主动思考。上述情况是指初创的构思阶段。当完成正式图纸时，电

脑的工作能力也是无可替代的。

耀曾的设计作品，我亲眼目睹的只有龙柏饭店和园林宾馆。在当时的建筑设计普遍倾向于保守刻板的传统观念，以及受限于材料和技术的条件下，他的作品可说是异军突起，颇有清新脱俗的韵致，与环境高度的融合或自创英华内敛的高雅环境，其手法都有独到之处。

看了这两本专辑，我深感它们未能尽展他的才华，设计作品中有些照片大概限于当时的摄影条件吧，似嫌老旧；设计作品除草图外，总平面与平面图也稍嫌粗糙。绘画作品中表现风格也略嫌单一。其实，他的绘画作品既有奔放豪爽的，也有细致精到的，但后者在本辑中未能展示，不免遗憾。他丢失的作品很多，记得大概是八九十年代，中国现代创作小组在乌鲁木齐举行年会，我与耀曾、王文卿抽空去了天池，同住在一简陋的客房里。我们有幸见到了耀曾的一个速写本，已经画了大半本，内容丰富多彩，可说是珍品。遗憾的是回到乌市时发现画本已丢失，对于酷爱艺术的他来说，比丢失任何贵重的物品财富还要令他痛心。他因各种原因丢失或毁损的作品不在少数，真令人惋惜。

耀曾已移居海外。现因现代设计集团十年大庆而专程回国庆贺，承蒙集团领导的关爱，特意出版他的个人专辑，虽然手稿不全，也算初步圆了他本人和领导的心愿。不知不觉，耀曾已步入老年，身在国外，在设计创作上虽已无用武之地，但愿以他的勤奋和高超的素养，多留一些绘画作品传于后世吧！



几天前，耀曾从澳大利亚打来电话，要我给他的这两本书写个“序”。当时确实有点犹豫：我行吗？但耀曾说得也对，我们是同班同学，是彼此了解的老朋友，我想从这个角度谈谈我对耀曾和他这两本书的认识，应该也是可以的。

1952年，我和耀曾同时考入南京工学院（原中央大学，现东南大学）建筑系，入学时，班上有近50位同学，但包括我在内绝大多数同学对建筑并不甚了解，也没有美术基础，因而班上有少数几位同学显得很突出，而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就是张耀曾。正是因为他从小就“画画弄弄”吧，所以刚入学时他就画得很好，给女同学画的速写以及作为“留系成绩”的素描，常常引起同学们的叹羡。他的课程设计的思路也不同一般，他设计的带有卷棚屋顶的餐厅和有两根独立外柱的汽车站，已经超出了一般二三年级同学可能达到的水平，洋溢着一种不受拘束的勃勃生气，在当时似乎有点出格，以至于有一次童寓先生在给他看图时说，“张耀曾，别太放肆了”。其实，站在周围看童先生改图的同学听得出来，童先生这是明贬实褒……。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耀曾自己是否还记得这些片段，但对我来说，好像是发生在不久以前的事情，这对当时的我也是一种激励。

毕业后，耀曾去苏联留学，等他学成归来，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直至1978年以后，耀曾才开始他的创作历程。扎实的功底，深厚的积累，使他在创作中如鱼得水，挥洒自如。此后的十数年间，他所设计的上海龙柏饭店、园林宾馆、上

海世贸商城、南通文峰宾馆等一批建筑陆续建成，并都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尤其是1980年初建成的龙柏饭店，以其与环境融合的创作理念，自成一格的建筑造型，给当时沉闷的中国建筑界带来一股新风，对于当时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开拓建筑创作新思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记得戴复东先生曾在《建筑学报》上发表《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一文，专题介绍了龙柏饭店，读后深有同感。20世纪90年代中期，耀曾请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张开济总建筑师以及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参观园林宾馆，那张弛有度的空间、精致到位的细部、含蓄内敛的品格给我们留下颇深的印象，张老在参观过程中一直赞不绝口，作为老同学，我也为耀曾感到高兴。

谈到这两本专辑，我觉得很有耀曾自己的特点。专辑分为建筑作品和绘画作品两部分，即使是设计作品集，除了照片外，主要也是表现他运用草图、徒手画来构思、推敲和完善设计的全过程。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在电脑广泛使用、而且功能越来越齐全的情况下，对于建筑师，特别是年轻的建筑师来说，素描、色彩的基本训练是否还有必要？有一种意见认为，国外连美术院校都不上素描课了，我们建筑系还在强调美术基础岂不是保守甚至“老土”？而我认为，学习素描和色彩不仅仅是为了画好一张表现图，而是为了锻炼我们对形体、空间和色彩的感知，特别是提高我们的艺术素养，这种锻炼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建筑创作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一方面来自对事物的观察和手绘记录。古人所说的“心摹手追”能够强化我们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并把变化无穷的形象深深地贮存在脑海里，这是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在创作过程中，手绘草图也绝不是电脑所能替代的。刚开始构思时，杂乱的草图线条不仅能使你脑子里的建筑意象逐渐清晰起来，而且更能不断触发你新的构想。如果能够把草图和电脑

以及工作模型的不同作用结合起来，我们的创作就能进入一种最佳状态。耀曾的两本专辑是一个例证，国内外一些有成就的建筑师，包括当代西方几位最“前卫”的建筑师的手头功夫都颇为了得，这些都是有力的佐证。

其实，耀曾的才华不是这两本专辑所能充分表达的。我历来觉得在我们这一代建筑师当中，有几位很有才华但未能充分展现，耀曾便是其中的一位，对此我总觉得有点遗憾。我和我的老师钟训正先生不止一次谈到这点，他也有同感。

也许，我的这种感觉有点主观甚至迂腐。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耀曾这两本书在现代设计集团领导的支持下出版了，他又在步入老年后重新燃起了他对飞机、汽车模型的兴趣，弥补了童年的遗憾……这些不也是生活的赐予吗？我应该为他高兴。在这里，深深祝福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同学、老朋友健康、快乐，像过去一样，心态永远年轻。

是为序。

2008年2月于杭州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已有五十多年的悠久和辉煌的历史，她的前身，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和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都是上海乃至全国十分著名的建筑设计单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绝大多数耳熟能详的上海标志性建筑都出自这两家建筑设计单位，从早期的上海展览中心（原中苏友好大厦）、曲阳新村、上海新客站、上海万体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商城和东方明珠电视塔等，到近些年完成的浦东国际机场（一期和二期）、金茂大厦、上海大剧院、东方音乐厅和铁路南站等，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为上海城市发展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他们是我国建筑设计界的骨干力量的代表。

张耀曾先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担任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副总建筑师，成功设计了龙柏饭店、上海世贸商城、虹桥友谊商城、园林宾馆、镇江宾馆、一泉宾馆、中国科技大学等一大批设计作品。他是一位富有建筑创作天赋、设计基本功扎实的优秀建筑师。我有幸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了上海世贸商城和部分镇江宾馆的建筑设计工作，得到了张耀曾先生的亲切指导和教诲，受益匪浅，对建筑设计有了更深的领悟。

张耀曾先生在方案创作和空间构思过程中，新的创意和空间设想接连不断，思如泉涌，从未见其创作时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痛苦窘况。他有将棘手的建筑设计难题化作建筑创作亮点的非凡能力，这也是他热爱建筑设计并乐此不疲的原因之一。

其次，张耀曾先生绘画技术娴熟，平时勤于动手，除了用画笔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亦作为建筑创作空间构思和推敲的重要工具，在创作中留下了大量的设计草图。虽然张总不善辞令，但其各类绘画和草图中却透露出丰富的建筑思想和语言，道出不同时期建筑创作的心路历程。

去年十月，张总携夫人从欧洲探望女儿回澳洲途经上海，我陪张总夫妇去了镇江和南通，重访凝聚着张总无限心思的几个设计作品，拜会了业主老友，共同追忆一个个难忘的瞬间，时光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我建议张总将建筑实践的有关草图和照片等有关资料整理出版，他欣然同意，这才有了这两本专集的诞生。可惜有部分珍贵的手稿至今仍未找到，这次无法与读者见面，难免有所遗憾，希望以后还能有与读者见面的机会。

在专集整理出版过程中，现代设计集团的卓刚峰和蒋天一同志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8年3月19日



目 录

01

留苏
002 - 027

02

旅美
028 - 039

03

日本
040 - 045

04

法国
046 - 077

05

新疆
078 - 089

06

人物
090 - 097

07

深圳
098 - 111

08

南方
112 - 123

09

园林
124 - 143

10

上海
144 - 161

11

江苏
162 - 173

12

浙江
174 - 191

13

安徽
192 - 197

14

张家界
198 - 207

15

北方
208 - 229

16

澳大利亚
230 - 237

17

手绘草图
238 - 257

建
筑
师
个
人
专
辑

张耀曾

Zhang Yaozeng

ARCHITECTURE DRAWINGS
绘画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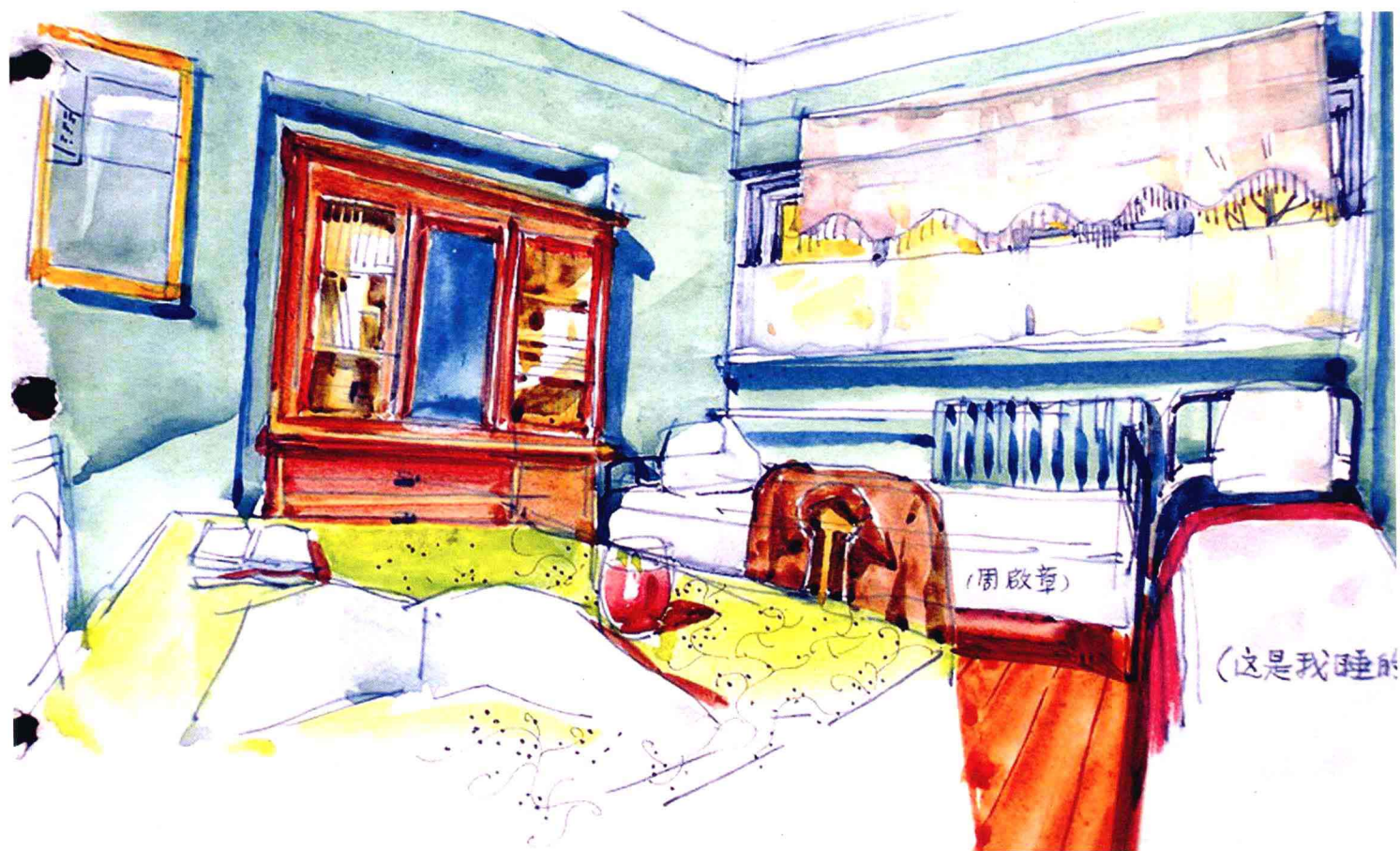
上
海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01

留 苏

张耀曾建筑师个人专辑

绘画作品选



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老城
(1962)



爱沙尼亚首都塔林
(1962)



立陶宛边境城市里沃夫
(1962)

